

第一章 出版與流傳

近代研究文學作品，作者與版本雖不再是必須討論的項目。但，本論文是針對一本作品做研究。因此，作者與版本方面的探討，便顯得極為重要。若能明白作者生平、作者為何要寫此書，會對作品的表現有進一步的體認與了解。而隨刊刻時地的不同，不僅表示作品受歡迎的程度，也可能因文字的異動產生不同的解釋。因此，作者與版本是研究本書必須注意的問題。

由於《七十二朝人物演義》的作者到現在還爭疑未定的緣故，所以本章從成書時間開始討論，再試著對作者問題做進一步的探究。

第一節 成書時間與作者問題

一、成書時間

《七十二朝人物演義》四十卷。目前所見較詳細的著錄有：孫楷第《中國通俗小說書目》：

七十二朝四書人物演義四十卷

存 明刊本。【日本內閣文庫，靜嘉堂文庫】 光

《七十二朝人物演義》研究

家
空
坊
館
庫
庫
庫²

緒丁酉上海十萬卷樓石印本，每卷有圖，有總評，
旁評。石印本封面題『李卓吾先生秘本』，『諸名
彙評寫像』，似是原題。有庚辰仲春 道人序，又
冷散人磊道人二序。標目悉摘四書成句為之，蓋
肆所為。¹

大塚秀高《增補中國通俗小說書目》：

七十二朝人物演義 40卷（40）

刊本 9 × 20 圖40葉 崇禎間刊 北京圖書

圖第36葉缺

內閣文

加賀市立圖書館聖藩文

缺卷首

靜嘉堂文

孫楷第《中國通俗小說書目》記錄此書為明刊本。且有光

¹ 孫楷第，《中國通俗小說書目》（台北，廣雅出版公司，1983.10初版。）頁130。

² 大塚秀高，《增補中國通俗小說書目》（東京：汲古書院，1987.5。）頁45-46。

與流傳

緒丁酉（二十三年，西元一八九七年。）（以下括弧中之西曆年分，均不再註「西元」。）上海十萬卷樓石印本。此石印本封面題「李卓吾先生秘本」，並有庚辰仲春 道人序，又有空冷散人（「空」當為「西」之誤，「冷」當為「冷」之誤，見書影三）磊道人二序。大塚秀高《增補中國通俗小說書目》記錄此書為崇禎間刊。

石印本今雖未見³，但孫氏所言石印本的封面題字及序，可在其他版本中見到（見下文）。

一九八八年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出版《七十二朝人物演義》點校本，排印了磊道人的序文。點校說明中，對此書作者與刊刻時間做了推測。因磊道人這篇序文的撰寫時間為庚辰秋仲，與孫氏所言 道人序為同一年。且書中卷五〈孔文子〉的故事中，有這樣一段文字：「如今就說一個有報應的故事。這個故事卻也不近不遠，出在本朝那袁了翁所著的立命篇上。」此處所提的袁了翁，應是指明朝的袁黃。點校者以「庚辰」、袁黃生平及刻工項南洲等的時代，認為 道人、磊道人二序之年應為崇

³ 戴不凡，〈小說中的嫦娥奔月〉，附一幅光緒丁酉上海十萬卷樓石印本《七

十二朝四書人物演義》中之嫦娥奔月圖，與筆者所見其他版本的插圖有異。

【見戴不凡，《小說見聞錄》（台北：木鐸出版社，1983.4初版。）頁5。】

禎十三年⁴。

從前人的說法可以知道，探討《七十二朝人物演義》成書時間有二個很重要的線索。一個是，書前序文所提的「庚辰」，另一個是本書卷五提到的袁了翁。

孫楷第云石印本有 道人、空冷散人（西冷散人）、磊道人三序。大塚秀高《增補中國通俗小說書目》記錄本書現存日本內閣文庫、加賀市立圖書館聖藩文庫、靜嘉堂文庫等處。且註明內閣文庫與加賀市立圖書館聖藩文庫所藏的序文有異⁵。現在根據內閣文庫藏本（以下稱內閣本）之磊道人序，以及加賀市立圖書館聖藩文庫藏本（以下稱聖藩本）之西冷散人、道人二序，則孫氏所提的三篇序文就齊全了。而在這三篇序中，結尾所署之年均為「庚辰」，只是有「庚辰秋仲」（磊道人、西冷散人）與「庚辰仲春」（道人）的差別。因此，現存此書在「庚辰」年出版，應該是可以確定的。

不過，此「庚辰」究竟是那一個庚辰呢？就要討論書中另外一條線索：卷五〈孔文子〉入話處所提到的袁了翁及其立命篇。

〈立命篇〉作者為袁黃。《嘉善縣志》：「袁黃，初名表，字

⁴ 李致忠、袁瑞萍點校，《七十二朝人物演義》（北京：書目文獻出版社，1988.8

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。）點校說明，頁1。

⁵ 大塚秀高，《增補中國通俗小說書目》。頁46。

與流傳

坤儀，號了凡，吳江趙田人。與嘉善接，因入嘉善籍」⁶。關於袁黃的生平，今所見較詳細者，即其作品《了凡四訓》中的〈立命之學〉（即〈立命篇〉）⁷。

在〈立命篇〉中袁黃自述身世，言童年喪父，母命其棄舉業學醫。後遇一孔姓老者，精通皇極數，說袁黃應是仕路中人。他為袁黃做了靈驗的推算，得袁母信服，袁黃因此入學讀書。之後的縣考、府考等名次均與孔先生推算的相同。使袁黃相信一個人的榮辱生死，皆為命中注定。直到他遇見雲谷禪師，經雲谷禪師指點，並教他功過格，袁黃才明白自己的命運要靠自己開拓。而且只要多做善事，命運是可以改變的。

袁黃由己巳（隆慶三年）發願，至己卯（萬曆七年），行滿三千件善行。在庚辰（萬曆八年）請性空、慧空諸上人於東塔禪堂回向。並起了求子的心願，也立願做三千件善事，辛巳（第

⁶ 江峰青等修、顧福仁等纂（清），《嘉善縣志》（清光緒十八年刊本）（台北：

成文出版社，1970.11臺1版。）頁352。

⁷ 本文所採用的《了凡四訓》，主要為下面兩種。以下均同，不再另註。

a.袁了凡著（明）黃智海演述，《了凡四訓白話解釋》（台北：財團法人佛

陀教育基金會，1995.5。）

b.袁了凡著（明）黃智海演述，《了凡四訓白話解釋》〔精簡本〕（台北三重：

了凡弘法學會，1994.6初版。）

二年)生男天啟。這三千之數完滿之後,又起求進士願,立願做一萬件善事。丙戌(萬曆十四年)登第,授寶坻知縣。當他正憂慮一萬件善事不知何時可圓滿之時,夜夢神明指點,只要做到刪減錢糧這一件事,就可完成。因此,袁黃清理全縣田賦,將每畝二分三釐七毫減成一分四釐六毫。

袁黃在文章中提到,孔先生算他卒於五十三歲,他並未祈壽,而那年無恙。直至寫〈立命篇〉已六十八歲了⁸。孔先生算他無子、考不上進士,且卒於五十三歲,後來均未成事實。袁黃以其親身經歷為實證,明白告訴子孫與他人,命運由自己創造。尤其多做善事,不僅可以修養自己、幫助他人,並且可以達成願望。

依照以上袁黃的自述,可以幫助我們對《七十二朝人物演義》的刊刻時間做一判斷。

前面提過三序的寫作時間均為「庚辰」,而與袁黃時代接近

⁸ 根據酒井忠夫,《中國善書的研究》(東京:株式會社弘文堂,昭和35(1960).8

初版。頁322-327。)的記錄,日本內閣文庫所藏較早的〈立命篇〉所記為

六十八歲。現今坊間所印行的《了凡四訓 立命》多作六十九歲。另有萬

曆戊午(四十六年)[稗乘]所收之《訓子言》(台北:國家圖書館善本。),

內容與〈立命篇〉同,記為七十八歲,應誤。

與流傳

的共有三個庚辰。一是武宗正德十五年（一五二〇），其次是神宗萬曆八年（一五八〇），第三是思宗崇禎十三年（一六四〇）。

首先，由〈立命篇〉，袁黃中進士那年是萬曆十四年。而明《萬曆十四年會試錄》，上面記載袁黃是乙巳年（一五四五）十二月十一日生⁹。清·朱鶴齡〈贈尚寶少卿袁公傳〉，則云「萬曆（曆）丙戌始成進士，時年五十三矣。」¹⁰由此，袁黃約生於甲午（一五三四）。另本書之點校本說明部分云「正德十五年（1520）是庚辰，那時袁黃才只十五歲，無從談及袁了翁，更談不上什麼《立命篇》。後推六十年，則那個庚辰是萬曆八年。此時袁黃四十七歲，翌年得子，此後才寫《立命篇》，故亦不可能是萬曆八年這個庚辰。」¹¹

點校本並未注明其依據，不過，六十年時間由十五歲到四十七歲顯然有誤。而萬曆八年四十七歲，則萬曆十四年五十三歲，則與朱鶴齡所作之傳符合。另袁黃的卒歲除朱鶴齡〈贈尚

⁹ 王錫爵等編（明），《萬曆十四年會試錄》一卷，〔明代登科錄彙編〕（台北：

臺灣學生書局，1969.12初版。）頁10891、10902。

¹⁰ 朱鶴齡（清），《愚菴小集》，永瑢、紀昀等纂修（清），〔文淵閣四庫全書〕

（台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86.3初版。）頁1319-188。

¹¹ 李致忠、袁瑞萍點校，《七十二朝人物演義》。點校說明。頁1。

寶少卿袁公傳>云「七十有四」外¹²，彭紹升<袁了凡居士傳>、清光緒十八年刊《嘉善縣志》的記載也都相同¹³。如果他在正德十五年（一五二〇）是十五歲，則約生於丙寅（一五二六）卒於己卯（一五七九），不可能是萬曆十四年（一五八六）的進士。如果他生於乙巳（一五四五）或甲午（一五三四），也與一五二〇的庚辰無關。因此，武宗正德十五年（一五二〇）的可能性消失。

其次，袁黃著書立說希望眾人均能行善，他提出了理論，也以過去曾發生的事情做為例證。而取信於人最好的方式莫過於作者的現身說法。袁黃發願做善事，得到他想要的兒子與功名，因他心願的實現，也更加證明行善之益。因此，《七十二朝人物演義》卷五入話所提支立父親的事情，較可能寫於袁黃考中進士（一五八六）之後，至少也該是他得子（一五八一）之後。

酒井忠夫《中國善書的研究》，為研究明代末年善書的重要著作。書中第四章專門討論袁了凡的思想與善書，對袁黃現存的作品做了介紹。其中收錄萬曆二十九年（辛丑）周汝登「袁先生省身錄引」之<省身錄>，內容與<立命篇>同。而萬曆三十五年刊的《立命篇》，包含<立命篇>、<科第全憑陰德>、

¹² 朱鶴齡（清），《愚菴小集》，〔文淵閣四庫全書〕。頁1319-189。

¹³ a.彭紹升，<了凡居士傳>，收錄於今本《了凡四訓》。

b.江峰青等修、顧福仁等纂（清），《嘉善縣志》（清光緒十八年刊本）。頁352。

與流傳

〈謙虛利中〉三篇。〈科第全憑陰德〉又與萬曆十八年（庚寅）韓初命引之《祈嗣真詮》一書中的〈積善〉內容相類似¹⁴。所以，善書的刊行與流傳，書名篇名不是那麼固定。由於〈立命篇〉廣為流傳，也曾以此重要篇名用做書名。因此，「立命篇」三字是書名又可以是篇名。而在《七十二朝人物演義》卷五所引用支立之父的事情，並非出自〈立命篇〉。

支立之父事，見於今坊間本《了凡四訓·積善之方》。〈積善之方〉與萬曆庚寅（十八年，一五九）韓初命引之《祈嗣真詮·積善第二》內容相類似¹⁵，最大差異為所舉例證。前者舉了十個例子，後者只有四個，相同者一。前者不僅例證多而且敘事較為詳細。且《祈嗣真詮·積善第二》並未引支立之父事。推測作者曾對這刊有萬曆十八年序之文章加以修改，則時間必在此之後，另周汝登〈立命文序〉開始即云：「萬曆辛丑之歲，臘盡雪深，客有持文一首過余者。……」¹⁶則〈立命篇〉極可能刊行於萬曆二十九年（辛丑）年末。而在〈立命篇〉盛行之後，

¹⁴ 酒井忠夫，《中國善書的研究》。頁322-323。

¹⁵ 袁黃編（明），《祈嗣真詮》，〔叢書集成新編〕第九十冊（台北：新文

豐出版公司，1985.1初版。）頁9。

¹⁶ 周汝登（明），《東越證學錄》（台北永和：文海出版社，1970.3初版。）頁

567。

才可能出現以篇名代替書名的情形。既然《七十二朝人物演義》卷五以「立命篇」篇名代替書名，萬曆十八年序的資料也未見支立之父事蹟，則《七十二朝人物演義》的成書時間必隨著往後推。

由以上，《七十二朝人物演義》刊於神宗萬曆八年（一五八）的可能性也消失。僅剩思宗崇禎十三年（一六四）之庚辰。

《七十二朝人物演義》，書中附有插圖。其中，有六張圖見到了刻工姓名，分別是項南洲、項仲華與洪聞遠。另在繪圖的部分還出現了「陸武清」這個名字。（參見本章第三節）。

項南洲曾別署項仲華，洪國良亦曾署洪聞遠，二人均為明末清初木刻家¹⁷，在木刻藝術上有其成就。但如同過去的許多藝術工作者，項南洲、洪國良的生平也並未受到重視。以致現今所見有的記載項南洲、洪國良約為一六一五至一六七一年¹⁸，或項南洲為一五七三至一六四四年¹⁹。

除刻工名之外，繪圖部分的「陸武清」。周蕪先生《徽派版

¹⁷ 中國美術辭典編輯委員會編，《中國美術辭典》（上海：上海辭書出版社，

1987.12第1版，1991.1第3次印刷。）頁233。

¹⁸ 中國美術辭典編輯委員會編，《中國美術辭典》。頁233。

¹⁹ 文史哲出版社編輯部編，《中國美術家人名辭典》（台北：文史哲出版社，

1983.2再版。）頁1122-1123。

與流傳

畫史論集》云，陸武清為「明末插圖名家」。並云《七十二朝人物演義》之插圖式樣為「一正一副，前正後副」，似應刻於崇禎間（約一六二八至一六四三年）²⁰。

所以，雖然刻工、插圖者生卒年不夠明確，但種種資料均指向明末崇禎。由以上探討，得知現存之《七十二朝人物演義》似應刊刻於崇禎十三年。但刊刻之年不見得是成書之年，只能說最晚在這一年，此書已經完成了。

二、作者：疑為袁黃

今所見明本《七十二朝人物演義》扉頁上題「李卓吾先生秘本」，則李卓吾是否為本書作者，是首先要了解的問題。

孫楷第《中國通俗小說書目》云此書作者為「明人託李卓吾」²¹。點校本《七十二朝人物演義》認為，以內容看，原書內封所稱「李卓吾先生秘本」顯然是假託的，「因其與李卓吾的思想、文筆差異甚大」²²。

李卓吾言辭鋒利，對儒家學說多所批判，確有與本書不相

²⁰ 周蕪編著，《徽派版畫史論集》（合肥：安徽人民出版社，1984.1第1版第1次

印刷。）頁72。

²¹ 孫楷第，《中國通俗小說書目》。頁288。

²² 李致忠、袁瑞萍點校，《七十二朝人物演義》。出版說明，頁1。

符之處。不過，更重要一點，依前文所提之周汝登〈立命文序〉，「立命篇」極可能刊於萬曆二十九年（一六一）年末。《七十二朝人物演義》用「立命篇」之篇名代書名，時間應較遲。而李贄卒於萬曆三十年（一六二）²³。以時間上看，太過於急迫。所以，本書由李卓吾所作的可能性不高，也不太可能是他秘藏之本。

點校本以袁黃自幼奉佛、崇信釋道，而懷疑本書所表現的某些釋家思想，即是袁黃思想的再現。推想本書作者可能是袁黃，且認為「最大的可能是袁黃的門生後人所為」²⁴。既然有人提出了實際的姓名，以下就需對袁黃做進一步的了解，並推論這種說法的可信度。

有關袁黃的生卒年，有四組數字可供參考討論。

1. 一五四五 - 一六一八
2. 一五三四 - 一六一七
3. 一五三三 - 一六一六
4. 一五二二 - 一五九三

袁黃於《明史》無傳。他的生年由上文得到了乙巳（一五四五）及甲午（一五三四）的可能性。他在六十八歲寫〈立命篇〉，卒年七十四（見上文）。若他生於乙巳，則約卒於戊午（一

²³ 容肇祖編，《李贄年譜》（北京：三聯書店，1957.4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。）

頁108-113。

²⁴ 李致忠、袁瑞萍點校，《七十二朝人物演義》。點校說明，頁6。

與流傳

六一八); 生於甲午, 則約卒於丁未(一六 七)。

袁黃在萬曆十四年中進士後, 曾任官職, 並有不錯的政績。如他在寶坻知縣任內, 減輕諸役、修築河隄, 並大為開發河隄內的土地等, 極重巡撫器重²⁵。萬曆二十年(一五九二)召為兵部職, 正逢倭寇入侵朝鮮, 朝廷大舉東征, 宋應昌疏請袁黃、劉黃裳隨行贊畫, 渡鴨綠江調護諸將。但袁黃與提督李如松意見不和, 後遭李如松構陷而被革職。歸田十餘年卒²⁶。關於袁黃與朝鮮之役的關係, 於明神宗實錄萬曆二十年八月壬子與萬曆二十一年三月己未條, 有相關記載²⁷。

綜合這些資料, 明顯看出袁黃應非生於乙巳年。之所以出現這樣的記錄, 有可能是因為萬曆五年的事件, 使他在之後的報考時做了更動。萬曆五年, 袁黃參加會試本擬第一, 卻因以策忤主試而被落。所以, 後來改名為黃, 至萬曆十四年才登第²⁸。

²⁵ 江峰青等修、顧福仁等纂(清),《嘉善縣志》(清光緒十八年刊本)。頁352。

²⁶ 江峰青等修、顧福仁等纂(清),《嘉善縣志》(清光緒十八年刊本)。頁352。

²⁷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刊,《明實錄附校勘記》(台北:中央研究院

歷史語言研究所, 1966.9初版。) <明神宗實錄> 卷251, 頁8b-9a。卷258,

頁1b。

²⁸ 江峰青等修、顧福仁等纂(清),《嘉善縣志》(清光緒十八年刊本)。

其次，討論甲午年（一五三四）。

假若袁黃是此年出生，那麼寫〈立命篇〉時是六十八歲，為萬曆二十九年（一六一一），這一年也正好是周汝登〈立命文序〉所提之年（見上文）。另萬曆丁未（三十五年，一六一七）仲夏，袁黃門生余應學為《四書訓兒俗說》作序，序中並沒有任何袁黃已過世的詞句，可見這時袁黃有可能還在人世²⁹。這也是袁黃被罷官後的十餘年，之後未見他活動的記錄。所以這個年份的可能性很高。

不過，尚有另一組可能的數字，即一五三三至一六一六。

光緒十八年《嘉善縣志》卷十九「錢吾德」條下有「萬歷（「歷」應為「曆」）初，禾郡稱三名家，馮夢禎（「禎」應為「禎」）袁黃與吾德也。」³⁰則馮夢禎與錢吾德當是與袁黃同時代的人物。今見馮夢禎的文集《快雪堂集》有多處提到袁黃。他也曾寫文章為袁了凡七十歲祝壽（〈壽了凡先生七十序〉），收錄於《快雪堂集》卷六，但序文中未署年月。不過在《快雪堂集》卷五十九（日記），壬寅年十二月初三條下有「作壽了凡先生七

頁352。許瑤光等修、吳仰賢等纂（清），《嘉興府志》（清光緒五年刊本）

（台北：成文出版社，1970.8臺1版。）頁1483。

²⁹ 袁黃（明），《四書訓兒俗說》，日本：內閣文庫藏本。

³⁰ 江峰青等修、顧福仁等纂（清），《嘉善縣志》（清光緒十八年刊本）。頁360。

與流傳

十序」的記載³¹，則此文當寫於萬曆壬寅年。

萬曆壬寅為三十年（一六二二），以此推袁黃卒年七十四，為萬曆三十四年（一六六六），生年則約是一五三三。這是另一個可能。

除以上所提之外，今人毛一波也曾對袁黃生卒年加以考證，他所做的推測是一五二二至一五九三³²。但就萬曆二十九年（一六一一）〈立命篇序〉，以及袁黃於朝鮮之役被罷官後十餘年卒等觀之，毛先生的考證存在著不少問題。

綜合上述，甲午年（一五三四）生，丁未年（一六七）卒，或癸巳年（一五三三）生，丙午年（一六六）年卒，與各項資料較相符合。

張慧劍《明清江蘇文人年表》，參考採用了《葉天寥自撰年譜》，記袁黃生卒年為一五三三至一六六³³。以張書為索引，找

³¹ 馮夢禎（明），《快雪堂集》，明萬曆四十四年黃汝亨等金陵刊本（台北：國家圖書館善本。）

家圖書館善本。）

³² 毛一波，〈袁了凡的生卒年代〉（《中華文化復興月刊》第2卷第4期，1969.4。）

頁57。

毛一波，〈袁黃的生平〉（《華學月刊》第20期，1973.8。）頁12-14。

³³ 張慧劍編著，《明清江蘇文人年表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6.12第1

版第1次印刷。）頁193、400。

到《葉天寥自撰年譜》。據葉天寥（即葉紹袁）《自撰年譜》，葉天寥之前四兄均夭折，葉父恐其不育，希冀寄於他姓，以全其性命。因此於二歲時託育於袁黃³⁴。另孟森先生〈袁了凡斬蛟記考〉引楊復吉《夢闌瑣筆》云：「葉虞部天寥，世居吾邑之分湖，幼育於了凡先生，故名紹袁。」³⁵均可明白葉天寥與袁黃兩人間的關係。葉天寥《自撰年譜》記錄袁黃卒於萬曆三十四年丙午七月³⁶。

由於葉天寥與袁黃兩人的關係極為密切，余應學為其學生，關係稍遠。而從朱鶴齡《愚菴小集》推測出來的年份（一五三四至一六 七），與葉天寥的記錄僅相差一年，有可能是採實歲或虛歲的不同所致。因此，袁黃的生卒年，採一五三三至一六 六較為穩當。

但是，現存《七十二朝人物演義》刊於崇禎十三年（一六四 ），袁黃卻卒於萬曆三十四年（一六 六），那麼袁黃有沒有可能是此書的作者？

首先，在《四書訓兒俗說》序中，余應學有下面一段話：「先

³⁴ 葉紹袁（明），《自撰年譜》，〔葉天寥四種〕（上海：貝葉山房，1936.5

初版。）頁2。

³⁵ 孟森，〈袁了凡斬蛟記考〉，《心史叢刊三集》，〔心史叢刊〕（香港：中國

古籍珍本供應社，1963.4。）頁279。

³⁶ 葉紹袁（明），《自撰年譜》，〔葉天寥四種〕。頁6。

與流傳

生曰：『不詢幾忘之矣。曩固有說以示啟兒者，出之則訓兒俗說是已。』³⁷，《四書訓兒俗說》雖刊於萬曆三十五年，但之前袁黃早已寫成。所以，寫成與刊刻相隔一段時間是有可能的。

其次，袁黃一生的著書，以現存資料來看，偏重兩個方面，一為善書類，另一是科舉類。善書類即如上面談到的〈立命篇〉等。在科舉類，除了《袁先生四書訓兒俗說》外，還有《四書刪正》、《增訂二三場群書備考》、《游藝塾續文規》、《袁了凡先生彙選古今文苑舉業精華》等。由書名看，應與科舉考試相關³⁸。

第三，袁黃的一生，受到家庭教育很深的影響。《庭幃雜錄》，是袁黃及其兄弟袁衷等人對父母言行的記錄，即袁黃父母待人處事、道德修養等的言教與身教。其中，有以下幾段記錄：

父與予講太極圖，吾母從旁聽之。父指圖曰：此一圈從伏

羲一畫圈將轉來，以形容無極太極的道理。母笑曰：這箇

³⁷ 袁黃（明），《四書訓兒俗說》。

³⁸ 酒井忠夫，《中國善書的研究》。頁321-328。另，台北：國家圖書館藏有

《增訂群書備考》，袁黃撰、沈昌世增訂、袁儼注（明），明崇禎五年刊

本。編入子部類書。

汝母
道理亦圈不住，只此一圈亦是妄。父告予曰：太極圖
已講竟，遂掩卷而起。（袁表錄）
父每接人，輒溫然如春。然察之，微有不同。接俗人，
則
正色緘口，諾諾無違。接尊長，則斂智黜華，意念常
下。
接後輩，則隨方寄誨，誠意可掬。惟接同志之友，則
或高
談雄辨，聳聽四筵，或婉語微詞，頻驚獨坐，聞之者，
未
始不爽然失。帖然服也。（袁表錄）
遠親、舊戚，每來相訪，吾母必殷勤接納。去則周之。
貧
者，必程其所送之禮，加數倍相酬。遠者，給以舟行
路費。
委曲周濟，惟恐不逮。有胡氏、徐氏二姑，乃陶莊遠
親，
久已無服，其來尤數，待之尤厚，久留不厭也。劉光
浦先
生嘗語四兄及余曰：眾人皆趨勢，汝家獨憐貧。吾與
汝父

與流傳

相交四十餘年，每遇佳節，則窮親滿座，此至美之風俗也

也。汝家後必有聞人，其在爾輩乎。（袁袞錄）

母平日念佛，行、住、坐、臥皆不輟，問其故，曰：

吾以

收心也。嘗聞汝父有言，人心如火，火必麗木，心必

麗事

。故曰：必有事焉。一提佛號，萬妄俱息，終日持之，

終

日心常斂也。（袁袞錄）³⁹

可見袁黃一生的思想與成就，於家庭已奠定根基。

而除了家庭教育外，袁黃還曾受過那些影響呢？

在他的《靜坐要訣 序》云：「吾師雲谷大師，靜坐二十餘載，妙得天台遺旨，為余談之甚備；余又交妙峰法師，深信天台之教，謂禪為淨土要門，大法久廢，思一振之，二師皆往矣，余因述其遺旨，并考天台遺教，輯為此篇，與有志者共之。」明白表示受到天台遺教的影響⁴⁰。此書並於正文處引用不

³⁹ 袁袞等錄、錢曉訂（明），《庭幃雜錄》，〔叢書集成新編〕第三十三冊（台

北：新文豐出版公司，1985.1初版。）頁179-180。

⁴⁰ 袁了凡（明），《靜坐要訣》，袁了凡、蔣維喬，《靜坐法輯要》（台北：

少《楞嚴經》、《維摩詰經》、《普賢觀經》、《華嚴經》等佛教經典的內容⁴¹。此外，袁黃還特別推崇華嚴宗。《袁了凡兩行齋集》卷十〈答曹魯川書〉云：「佛藏東來，惟華嚴為圓教之宗。弟有華嚴經要一卷，專談斯事。其餘如訓兒俗說初章、袁生懺法及學約等書，純以華嚴大義，暢我鄙懷。」⁴² 這些是袁黃受佛教影響的有力證明。

其次，《兩行齋集》卷五，有〈太上感應篇序〉，卷十二有〈重修東嶽行宮記〉（此宮古為全真道院，明初改為東嶽行宮。）則與道教有關。而卷九〈答嚴天池問調息書〉、卷十〈復王宇泰書〉等，教人養氣調息的工夫，受佛教亦受道教影響⁴³。

第三，袁黃身為中國文人，其思想中必有儒家的成分。只是，袁黃身處王陽明學說極盛的時代，他是否也受王學影響，及影響的深淺，是我們在此要注意的重點。

柳存仁先生云：「他（袁黃）的父親（袁仁）曾私淑陽明，

文津出版社，1990.12增訂再版2刷。）

⁴¹ 袁了凡（明），《靜坐要訣》。

⁴² 袁黃撰（明），《袁了凡先生兩行齋集》，明天啟四年嘉興袁氏家刻本（

台北：國家圖書館善本。）卷十，頁26a-27a。

⁴³ 袁黃撰（明），《袁了凡先生兩行齋集》。卷五，頁1a-2b。卷十二，頁1a-3a。

卷九，頁17a-19a。卷十，頁6b-7b。

與流傳

他自己又是王龍溪的學生。」⁴⁴酒井忠夫《中國善書的研究》引用了王龍溪的〈袁參坡小傳〉。酒井氏云此文《王龍溪全集》未收，似收於《庭幃雜錄》附錄。且云〈袁參坡小傳〉並未說明王陽明與袁仁之確切關係，但提到了袁黃曾跟隨王龍溪做學問，理應是其弟子⁴⁵。

〈袁參坡小傳〉這篇文章筆者未見⁴⁶。倒是在其他文獻中，看到一些有關袁仁、袁黃與王學問可供參考的文獻記載。

⁴⁴ 柳存仁，〈明儒與道教〉，《和風堂讀書記》（香港：龍門書店，1977.6初版。）

頁257。

⁴⁵ 酒井忠夫，《中國善書的研究》。頁329-330。

⁴⁶ 筆者所查閱之《王龍溪全集》，例：王龍溪（明），《王龍溪全集》（台

北：華文書局，1970.5初版。）等，均未見〈袁參坡小傳〉。包筠雅著（美）、

杜正貞、張林譯，《功過格：明清社會的道德秩序》（杭州：浙江人民出

版社，1999.9第1版第1次印刷。）頁118註1及徵引文獻記錄：王畿〈袁參坡

小傳〉，在袁黃編，〔袁氏叢書〕（萬曆本藏內閣文庫）卷11第1頁下-2頁

上。但筆者所見：袁黃編（明），〔袁氏叢書〕（明萬曆間嘉興袁氏刊本）

（台北：國家圖書館善本。）是十卷本。二者可能有異。

袁仁與王陽明、王龍溪的交往，由〔袁氏叢書〕可得到一些線索。卷九袁參坡《一螺集》有一首五絕〈沈黃門家逢王汝中〉，題下雙行小注云：「黃門號石山，講學好士。汝中即龍溪先生，陽明高弟也。」；七絕〈聞王伯安謫龍場〉題下雙行小注云：「先君 歲 陽明談道，徒步往謁之而不稱門生。然休戚相關時有題詠，皆性情所觸非漫語也。」⁴⁷由此，袁仁與王陽明在學問上曾做過討論，但沒有實際上的師徒名分。另外，《兩行齋集》卷十一〈王汝止傳〉有所謂「先父嘗偕友往渡江訪之」⁴⁸。王汝止即王良，表示袁仁與王良也是認識的。

至於袁黃是否為王龍溪的弟子，筆者也未見直接證據，有關袁黃的師承，今由文獻可見到以下記錄。

- 1.《四書刪正》眉批云，「先師荊川」⁴⁹。
- 2.《兩行齋集》卷九，有袁黃給「楊復所座師」的上書。卷十，有給「王荊石座師」的上書⁵⁰。
- 3.葉天寥《自撰年譜》，云袁黃「出楊貞復（名起元）太史門

⁴⁷ 袁黃編（明），〔袁氏叢書〕卷九。頁366、396。

⁴⁸ 袁黃撰（明），《袁了凡先生兩行齋集》。卷十一，8a。

⁴⁹ 袁黃（明），《四書刪正》，日本：內閣文庫藏本。〈下孟〉11b。

⁵⁰ 袁黃（明），《袁了凡先生兩行齋集》。卷九，頁26b-28b。卷十，頁7b-12a。

與流傳

下」⁵¹。

4.《寶坻縣志》云，「少善楊復所為良知之學」⁵²。

唐順之（荊川），《明儒學案》列在卷二十六「南中王門學案二」。楊起元（貞復、復所），《明儒學案》列在卷三十四「泰州學案三」⁵³。王荊石，即王錫爵⁵⁴，萬曆十四年袁黃應試之主考官，曾參與編纂《萬曆十四年會試錄》（見前文附註）。以上所引之所謂「座師」、「門下」，是指科舉考試的主考官與考中考生的關係。而以上三人，大概多屬王陽明心學的流派。因此，柳存仁先生會認為袁黃的勸善及舉業等多項著作的主要用意，

⁵¹ 葉紹袁（明），《自撰年譜》，〔葉天寥四種〕。頁2。

⁵² 洪肇楸等纂修（清），《寶坻縣志》（清 乾隆十年修、民國六年石印本），

台北：成文出版社，1969臺1版。頁508。

⁵³ 黃宗羲（明），《明儒學案》（台北：河洛圖書出版社，1974.12臺景印初版。）

⁵⁴ 潘介祉纂輯（清），《明詩人小傳稿》（台北：國立中央圖書館，1986。）頁110。有王錫爵相關記載：「錫爵字元馭，號荊石，太倉人。嘉靖壬戌進

士第一，廷試第二，累官少保，兼太子太保，吏部尚書，建極殿大學士。

時冊立未定，並封議起，力爭之，上略不為迂。後國本既定，遂辭位。

卒

贈太傅，謚文肅。有集（三十二卷），著王文肅奏草二十三卷。」

是在提倡王陽明之教⁵⁵。

既然，袁黃受王陽明心學影響，那麼在舉業方面的參考書籍又會造成怎樣的情況呢？以《四書刪正》為例，此書序中云：「但宋時理學初倡，講究未悉，其所謂著容有與經意不合者。蒙引存疑等書，即有所指陳而意猶未暢。」⁵⁶顯示袁黃並沒有完全依照朱熹的說法。而在此書眉批，他更有多處指出朱注之謬。（雖對朱注較佳之處，也加以稱讚。）甚至直接批評朱熹：「朱子十九歲登第，立朝四十九年而歸。其所訓誥大率皆在紀中其草，無暇多讀書，故凡費考證處大率多謬。」⁵⁷所以，明 陳幼學曾上疏銷毀袁黃的《四書刪正》⁵⁸。另外，袁黃的《四書訓兒俗說》，參考處的注解文有所謂的「前輩以白豆黑豆自分記善惡。初時黑多白少，後時白多黑少，後來則不復有黑豆。最後則雖白豆亦無之。可見克己必能復禮。」⁵⁹這種引論，也非傳統四書學的注解方式。加上袁黃〈情理論〉云：「古之聖人治身以治天下，唯用吾情而已。人生于情，理生于人，理原未嘗遠于

⁵⁵ 柳存仁，〈明儒與道教〉，《和風堂讀書記》。頁258。

⁵⁶ 袁黃（明），《四書刪正》。序。

⁵⁷ 袁黃（明），《四書刪正》。〈上論〉，頁20a。

⁵⁸ 國防研究院明史編纂委員會、中國文化研究所編訂，《明史》（台北：國防

研究院，1963.3臺初版。）頁3161。

⁵⁹ 袁黃（明），《四書訓兒俗說》。〈下論〉卷五，頁10b。

與流傳

情也。」⁶⁰ 袁黃既認為「人生於情，理生於人」，由於原則往前推，則應是「『理』在『情』內，而不是『情』在『理』內」⁶¹。這些均與程朱學派有很明顯的不同。而這或許就是查繼佐《罪惟錄》云：「袁黃 有史論及四書，極詆程朱，至盡竄註解，更以己意，坐非儒見黜，焚其書。」並且將袁黃與李贄兩人置於一處的原因⁶²。雖然兩人並非故舊⁶³。

由以上，可知袁黃的思想儒釋道三者皆備。也正如他的〈刻三教合一序〉所言：「心一耳，教曷何三也。至人迭興，乘時誘世，不別而別也。是故釋迦之慈悲、老聃之清淨與吾仲尼之仁義，皆盡乎此。心之量而已矣。世之各尊其教而相非者，若戈盾冰炭然。皆孟子所謂執一者也。」⁶⁴ 儒、釋、道均有可取之處，不需執於一端。且袁黃對當時及後世影響甚巨的「功過格」，不論由其淵源發展、以及袁黃在「功過格」中所列的內容，也

⁶⁰ 袁黃（明），《袁了凡先生兩行齋集》。卷一，頁8a。

⁶¹ 馬美信，《晚明文學新探》（台北：聖環圖書公司，1994.6 1版1刷。）頁51。

⁶² 查繼佐（清），《罪惟錄》，〔四部叢刊〕續編（台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76.6 臺2版。）頁7133。

⁶³ 袁黃《兩行齋集》〈與吳曲羅書〉云：「近聞李卓吾已罹法網 僕與卓吾素不相識，。」。卷十頁33b。

⁶⁴ 袁黃（明），《袁了凡先生兩行齋集》。卷五13b。

可以說是三教合一的產物⁶⁵。

因此，點校本以袁黃生平與〈立命篇〉釋道思想的體驗，推想本書為袁黃思想的再現，是有它的道理。但這樣的推測實也有其侷限性。因為明末大體上來說已是儒釋道三教合一，讀書人熟讀四書與接觸佛道思想是常見的事。所以，拿上述依據而將此書歸於袁黃，並不嚴謹。如同今日有學者以袁黃「毀一部淫書板，三百功。造一部戒淫書，百功。作淫書，寫淫畫，流傳天下後世，壞男女心術節操，無量過。」等，認為袁黃大力推廣朱熹學說（指淫詩說）一樣⁶⁶，都有不妥之處。加上

⁶⁵ 參考袁了凡（明）著、黃智海演述，《了凡四訓白話解釋》，附錄。酒井忠

夫著、許洋主譯，〈功過格的研究〉，劉俊文主編，《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

論著選譯》第七卷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3.9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。）頁

497-540。

⁶⁶ 張祝平，〈明代豔情小說的發展與朱熹的「淫詩說」〉（《書目季刊》第30

卷第2期，1996.9。）頁63。此段引文今本《了凡四訓》未見，筆者在王利

器，《元明清三代禁毀小說戲曲史料》（北京：作家出版社，1958.7北京第1

版第1次印刷。）頁178。見此條（「壞」作「懷」）。而袁黃雖不贊成淫書等

出版，但《四書刪正》眉批云：「詩三百十一篇總是無邪，之訓其以

與流傳

袁黃一生所呈現的思想層面極為複雜，若由〈立命篇〉等少數篇章來推論，也有其偏失。

直接由文本來看，最能明袁黃與本書關係的，除卷五提及袁了凡〈立命篇〉（作者並作有一首五言古詩，其中云「惟有袁老子

身為當代模」、「了凡號匪誣」）外，當推卷三十九〈晉人有馮婦者〉頁十一a處的眉批：「深得了凡先生題旨」，以及本卷末的又評：「世上人如馮婦者多矣，使非了凡老子破句點出，則馮婦搏虎，仍舊是個俗物，必如此方婉轉有情。」這兩處明確點出了袁黃，那麼袁黃有可能是這篇作品的作者。若再進一步推測，《七十二朝人物演義》全書出自袁黃之手，是否有更高的可能性。但全書四十篇僅有兩篇（三處）可引以為證，直接證據還是不足。

另外，袁黃的《四書刪正》與《四書訓兒俗說》均是與《四書》有關的作品。此二書中對人物的評價與《七十二朝四書人物演義》是否相同，也可以做為參考。而在對照比較之下，我們發現，其中已是存在著一些差異的。例如：

1. 閔子騫是否曾臣於季氏的問題。

鄭衛以

下為淫詩者，乃朱子創為之，非定論也。」（袁黃，《四書刪正》。〈上論〉

4a。）看出袁黃其實並未大力推廣朱熹學說。

處
仕
費邑
及
夫
惟
尼之
足據
也。

《四書訓兒俗說》未明白贊成或反對。不過，在參考
引用了薛應旂《四書人物考》的一段文字：「閔子未嘗
季氏也。家語記（按：《四書人物考》作「載」）其為
宰（按：《四書人物考》作「費宰」）而問政於孔子。
觀孔子六轡六官之說，皆治天下之法，縱可行之一邑，
子亦不如是立言也。」⁶⁷有閔子未嘗仕季氏的思想傾向。
《四書刪正》眉批卻云：「當時卿大夫皆公族世官，士
不仕則已，仕則未有不仕于大夫者。說者乃謂仲
門能不仕大夫之門者，閔子曾子數人而已。此臆說不
也。家語載閔子為季氏宰，問政孔子。告以馭人如馭

⁶⁷ 袁黃（明），《四書訓兒俗說》。〈上論〉卷四3a。薛應旂（明），《四書人物考》，明嘉靖戊年（三十七年）原刊本（台北：國家圖書館善本。）卷十四4a。

與流傳

馬，

其說甚長。則閔子嘗臣季氏矣。」⁶⁸

《七十二朝四書人物演義》採閔子未仕於季氏的說法。

2.伯夷叔齊諫伐而餓之事。

《四書訓兒俗說》未對此多加解釋。

《四書刪正》眉批云：「夷齊諫伐而餓，朱子信而置之

傳

中，本朝學士王直普夷齊十辨備証其無此事。」⁶⁹。

《七十二朝四書人物演義》採伯夷叔齊諫伐而餓的說法。

所以，要以對人物否有相同評價來做依據，也有問題。連確為袁黃所著的書籍，在解釋角度上都存在一些差異，更何況是其他。另在《七十二朝四書人物演義》〈孫叔敖〉引用了《史記》優孟學孫叔敖的內容，但袁黃《兩行齋集》卷三〈優孟學孫叔敖辯〉卻云：「鬚眉面目安得變而肖之。楚王與敖處幾年矣，豈不能別真偽哉。縱使形容畢肖，王及左右已知其死久矣，何自而疑其復生，又何自而即欲相之邪。其言甚誕不足信。。」⁷⁰則認為司馬遷所言甚謬。

因此，以目前所見，《七十二朝人物演義》的作者，有可能

⁶⁸ 袁黃（明），《四書刪正》。〈上論〉18a。

⁶⁹ 袁黃（明），《四書刪正》。〈上論〉22b。

⁷⁰ 袁黃（明），《袁了凡先生兩行齋集》。卷三27ab-28ab。

是袁黃或與袁黃有關的人 - 朋友或晚輩。至於確是何人，由於資料不足，尚無法斷定。

第二節 版本的流傳

關於《七十二朝人物演義》的版本，主要有：

日本內閣文庫藏本（內閣本）

日本加賀市立圖書館聖藩文庫藏本（聖藩本）

日本靜嘉堂文庫藏本

北京圖書館藏本

一、書名與各卷標題

觀察一部小說的書題（書名），柳存仁認為至少須注意以下四點：(a)封面書題(b)在目錄葉上的書題(c)正文(譬如卷之一，或第一回，或第一節)那半葉上面所刊的書題(d)每卷之末，常有一行『某某某某(書題)第幾卷終』云云，在那兒出現的書題⁷¹。

以《七十二朝人物演義》而言，聖藩本、內閣本，在內封上方橫書「七十二朝」，中間大字題「人物演義」，目錄處書名題為「七十二朝人物演義」。從目錄、插圖始，至各卷的版心上方均書「人物演義」。每卷之末以及每卷正文開始處並沒有加上

⁷¹ 柳存仁，〈論明清通俗小說之版本〉，《和風堂讀書記》。頁442-443。

與流傳

書名，也沒有標卷數。

由於版心的題名為「人物演義」，因此目前所見如《靜嘉堂文庫漢籍分類目錄》就將此書登錄為《人物演義》⁷²。所以，《七十二朝人物演義》亦稱《人物演義》。

其次，《七十二朝人物演義》，每卷是採用《四書》中的句子為標題。因此，一名《七十二朝四書人物演義》。孫楷第云：「標目悉摘四書成句為之，蓋坊肆所為。」⁷³ 或有人云：「為後世坊刊本所改」⁷⁴。但這種說法「未必靠得住」⁷⁵。

現在將四十個標題做一歸納，本書所載人物十六篇來自《論語》，二十二篇來自《孟子》。卷一〈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〉出自《大學》，卷二〈子路問強〉出自《中庸》。由《大學》、《中庸》至《論語》、《孟子》的出處也完全按照《四書》各章順序⁷⁶（參見本章末附表）。可見是一個有計劃的安排。而各卷，

⁷² 靜嘉堂文庫編纂，《靜嘉堂文庫漢籍分類目錄》（台北：大立出版社，1980.6

影印版。）頁876。

⁷³ 孫楷第，《中國通俗小說書目》。頁130。

⁷⁴ 江蘇省社會科學院明清小說研究中心編，《中國通俗小說總目提要》（北京：

中國文聯出版公司，1990.2第1版天津第1次印刷。）頁261。

⁷⁵ 李致忠、袁瑞萍點校，《七十二朝人物演義》。點校說明，頁1。

⁷⁶ 以現今坊間本《四書集注》為準。

朱熹(宋)，《四書集注》（台北：世界書局，1995.12初版31刷。）

除了卷一之外，標目均含主要人物姓名，顯示作者寫作時應已有這樣的構思。

聖藩本與內閣本在目錄及正文處的標目，除少數幾卷在引《四書》句子的長短（如卷七目錄「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」，正文處為「令尹子文」；卷四十目錄「若太公望」，正文處為「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。」）以及異體字（如卷三十四目錄「秦穆公用之而霸」，正文處「秦繆公用之而霸。」）的差異之外，大體上均一致。另點校本於目錄、正文所用標目的均同，極有可能是點校者改動。值得注意的是：由於正文處僅有標題而未標卷數，容易造成版本在順序上的錯置（參下文）。

下面將聖藩本、內閣本目錄與正文標目有差異的列於下：

卷數	目錄標題	正文標題
(7)	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	令尹子文
(28)	逢蒙學射於羿	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己於是殺羿
(31)	百里奚自鬻於秦	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
(35)	王豹處於淇	王豹處于淇而河西善謳綿駒處于唐而齊右善歌
(38)	楊子取為我	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
(40)	若太公望	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

與流傳

前面提到本書版心部分刻有「人物演義」，是在版心最上方。中間還刻有各卷標題。但此處的標題僅是一種簡稱，大都以各卷主要人物之人名為代表（例外：卷一「楚國」、卷三十九「晉人」），人名三個字的多採前二字（例外：卷二十三「陳仲子」—「仲子」）。另外，聖藩本與內閣本在卷十三「羿善射」，十六及十七葉版心刻「羿善」，與其他「羿」不同；卷二十八「逢蒙學射於羿」第八葉版心為「逢」，其他為「逢蒙」；卷二十九「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」，第九、十一葉版心刻「匡莊」，其他為「匡章」。

《七十二朝人物演義》的書名，據點校本推測，受了明代薛應旂《七十二朝四書人物考》極大的影響⁷⁷。薛氏的《四書人物考》，原刊於嘉靖三十七年⁷⁸。之後，有以下諸版的著錄⁷⁹：

新刻註釋四書人物備考 明薛應旂撰 朱 注 明刊
 新刻七十二朝四書人物考註釋 明薛應旂撰 朱 注
 明萬曆刊
 四書人物考訂補 明薛應旂撰 許胥臣補 明天啟七

⁷⁷ 李致忠、袁瑞萍點校，《七十二朝人物演義》。點校說明，頁2-4。

⁷⁸ 薛應旂（明），《四書人物考》（台北：國家圖書館。）

⁷⁹ 如內閣文庫編，《內閣文庫漢籍分類目錄》（東京：內閣文庫，1956.3。）

頁

36-37。

序

刊

新鐫四書七十二朝人物經籍備考 明薛應旂撰 鍾惺

校

明刊

對照之下可知，《四書人物考》與《七十二朝四書人物考》二者名稱雖有差異，但應同為一書。尤其上列第二項在「四書人物考註釋」前，以較小字體寫成的「新刻七十二朝」，或許即是名稱差異的原因。

「七十二朝四書人物考」與「七十二朝四書人物演義」，二書的命名雷同。由卷數上來看，二書均同為四十卷，另在內容上也可能有參考藉鑑（參見他章）。因此，雖然二書性質不同，但《七十二朝人物演義》受《四書人物考》的影響，應是無庸置疑的⁸⁰。

本書何以名為「七十二朝人物演義」？首先，關於「七十二朝」的解釋，有以下幾種說法：

- 1.因所寫主要人物分別屬於七十二個諸侯國⁸¹。
- 2.或與相傳孔子周游列國見七十二諸侯國君有關，實則沿襲

道

⁸⁰ 李致忠、袁瑞萍點校，《七十二朝人物演義》。出版說明，頁2-4。

⁸¹ 李致忠、袁瑞萍點校，《七十二朝人物演義》。出版說明，頁1。

與流傳

家凡數字為三的倍數皆指多數之意⁸²。

3.書名「七十二朝」，即列朝之意。我國古代以「七十二」
作

為天地陰陽五行之成數，往往以「七十二」表示多數的
意思

⁸³。

「七十二」這個數字，在過去典籍中經常出現，例如：

《史記·封禪書》：「管仲曰：『古者封泰山、禪梁父者七十
二

家。』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。」⁸⁴

《莊子·天運》：「丘治詩、書、禮、樂、易、春秋六經，
自

⁸² 《中國古代小說百科全書》編輯委員會、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編輯部編，

《中國古代小說百科全書》（北京：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，1993.4第1版第1次印刷。）頁381。

⁸³ 無名氏，《七十二朝人物演義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出版年月未著

錄。）孫一珍，〈前言〉，頁1。

⁸⁴ 司馬遷著（漢）、凌稚隆輯校（明），《史記評林》（台北：地球出版社，1992.3第1版。）頁1018-1019。

以為久矣，孰知其故矣。以奸者七十二君，論先王之道而

明周、召之，一君無所鈎用。」⁸⁵

《說苑·貴德》：「是以孔子歷七十二君，冀道之一行而得施

其德，卒不遇。」⁸⁶

《春秋繁露》：「故封太山之上，禪梁父之下，易姓而王，德

如堯舜者七十二人。王者，天之所予也。今所伐，皆天之

所奪也。今唯以湯武之伐桀紂為不義，則七十二王亦有伐

也。推足下之說，將以七十二王為皆不義也。」⁸⁷

不過，在早期，對同一事件的記載，不見得完全用「七十二」，

⁸⁵ 莊子（先秦）、王先謙集解（清），《莊子集解》（台北：文津出版社，1988.7出版。）頁130。

⁸⁶ 劉向編（漢），《說苑》，〔四部叢刊〕初編縮本（台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67.9臺2版。）頁19。

⁸⁷ 董仲舒撰（漢），《春秋繁露》，〔中國子學名著集成〕珍本初編（台北：中國子學名著集成編印基金會印行，1977。）頁205。

與流傳

也有用與「七十二」相近的數字。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孔子弟子之數：

《孟子·公孫丑》：「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」⁸⁸

《史記·孔子世家》：「孔子以詩書禮樂教，弟子蓋三千焉，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。」⁸⁹

《史記·仲尼弟子列傳》：「孔子曰：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。」⁹⁰

另外，《孔子家語》有所謂「七十二弟子解」，但實際人數卻不只七十二人⁹¹。不過，不同於七十二的，最後都改成七十二了，可見後人改動之跡。

關於「七十二」的問題，有學者認為是虛數。如：周法高先生云：「十以上的如『十二』，『三十六』，『七十二』以及『百』，『千』，『萬』等，都有表示虛數的可能。」⁹² 有學者認為是受十二地支等的影響。如楊義：「三十六 七十二。不過

⁸⁸ 朱熹(宋)，《四書集注》。頁247。

⁸⁹ 司馬遷著(漢)、凌稚隆輯校(明)，《史記評林》。頁1534。

⁹⁰ 司馬遷著(漢)、凌稚隆輯校(明)，《史記評林》。頁1783。

⁹¹ 今所見王肅注(魏)，《孔子家語》(台北：世界書局，1984.2 4版。) 頁87-92。共七十六人。

⁹² 周法高，〈上古語法札記〉(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》第22本，1971.1再版。) 頁203。

這些數字大概與十二地支，以及太歲方位、太陰方位一類占星擇吉之數有關。」⁹³ 但這些沒有較詳的論証。

較早對這個數字做比較詳細討論的，要算是聞一多等人的〈「七十二」〉⁹⁴。聞氏等人認為：「在十為足數的系統中，五是半數，五減二得三，是少數，五加二得七，是多數。古書中說到『三』或『七』，往往是在這種意義下，作為代表少數或多數的象徵數字的。進一位，『三十』，『七十』也是如此。」而「『七十二』是一年三百六十日的五等分數，而這個數字乃是由五行思想演化出來的一種術語。」且「五行思想與農業的關係最密，說不定即淵源於農事。」⁹⁵ 以五行方式理解，至今還有不少學者採用⁹⁶。

⁹³ 楊義，《中國古典小說史論》（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1995.12第1版

1997.12第2次印刷。）頁331。

⁹⁴ 聞一多等，〈「七十二」〉，聞一多，《聞一多全集》（一）（台北：里

仁書局，1993.9。）頁207-220。

⁹⁵ 聞一多等，〈「七十二」〉。頁208、211。

⁹⁶ 如：丘振聲，《水滸縱橫談》（南寧：廣西教育出版社，1992.9第1版第1次

印刷。）頁38-46。

黃進興，〈學術與信仰：論孔廟從祀制度與儒學道統意識〉（《新史

學》第5卷第2期，1994.6。）頁21。

與流傳

而「三的倍數皆指多數之意」，的說法，即由「三」這個數字常指多數而來。尤其是常被使用的十二、三十六、七十二、一八等數字均為三的倍數。可見「三」這個數字對中國人的影響，因此才会有「說不盡的『三』」⁹⁷。

不過，五行或三的倍數是否能釐清「七十二」的問題，還是有爭疑的。

今所見提出較為圓滿說法的，是楊希牧〈論神秘數字七十二〉⁹⁸。他對聞氏等以五行來解釋，提出了不同意見。

首先，五行思想是否有象徵多數的意義。即「五行」與「多數」，如何畫上等號，聞先生等人並未加以討論。其次，七十二可以是三百六十的五分數，但也可以是其他數字的倍數或積數。再次，聞先生等人以「七」與「三」來代表多數與少數的說法，楊先生認為不妥。在古書中「三」的出現，代表多數意義的情況佔大多數。所以，除非確定是受五行的影響，否則缺少理論上的依據⁹⁹。

⁹⁷ 吳慧穎，《中國數文化》（長沙：岳麓書社，1996.12第2版第2次印刷。）

頁111。

⁹⁸ 楊希牧，〈論神秘數字七十二〉（《考古人類學刊》第35、36期合刊，1974

.9。）

⁹⁹ 楊希牧，〈論神秘數字七十二〉。頁17-19。

楊氏對「七十二」提出了較圓滿的解釋。他認為：「“七十二”是天地兩數之積且象徵天地交感之道的一個至極之數。」而「天地感生」和「與天地合德」，「是中國先秦諸子學派所共同具有的重要思想型態」，即是「先秦社會的一種主流思想」。他並舉出許多材料說明：「中國古代的神秘數字固不只是“七十二”一數，而包括著十個基本的天地數、各數的倍數以及天地兩數的積數，就數目上說，幾乎是無限量的。而且，就其與古社會生活的關係而言，也幾乎是無所不在的。這類數字不但具有“多數”的象徵意義，且尤具“天地”的象徵意義。」且應象徵著天地之道，也就是天地的感生變化，或更進一層地說，象徵著天地因交感而產生的那種神秘化生力量。」最後，他將過去所謂“參天兩地而倚數”的法則，用「 $x(參天兩地數) = n(3 \times 4) = 2n(3 \times 2)$ 」來表示，找出了神秘數字「七十二」的形成規律。此數字「雖只是一系列的“參天兩地”神秘數字中的一個數字，也即衍生自天三地四兩數之積（ $x = n(3 \times 4)$ ）的一個數字，但由於同時是天九地八，即天地極數的積數，所以除具有“參天兩地”，即參偶天地的象徵意義以外，也就更具有至大至極之數和至善至美的象徵意義，從而也就成為神秘數字中較為突出的一個神秘數字。」¹⁰⁰

因此，「七十二朝」應不是實指當時的諸侯國，只是形容國家很多。本書所用「七十二」應受到所謂「孔子見七十二君」

¹⁰⁰ 楊希牧，〈論神秘數字七十二〉。頁21、25、29、30、32。

與流傳

很大的影響。而本書內容中使用了「七十二」的也有多處：卷四〈宰予〉：「三千弟子，七十二賢。」、卷六〈臧文〉：「七十二兆」、卷十〈澹臺〉：「受徒三千，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。」、卷二十六〈淳于〉：「即召那七十二處的縣令長來朝」、卷三十五〈王豹〉：「那時天下有七十二國」等，僅有極少數外，如卷三十七〈孫叔〉：「周朝有八百國諸」。

所以「七十二」是虛指，也可說是一種神秘數字。再加上「演義」，一般的了解是：依據某事物來敷佐成文。所以，本書書名「七十二朝（四書）人物演義」，即是以《四書》中的人物為主角，將其歷史或傳說事蹟敷佐成篇的作品。並是以話本的方式寫作，有別於長篇演義小說。

二、版本流傳概況

版本問題除了上面討論的部分之外，接著要看的是版本現存的情形以及各版本間的關係。

大塚秀高《中國通俗小說書目》，著錄此書為崇禎間刊。藏於北京圖書館、日本內閣文庫、加賀市立圖書館聖藩文庫及靜嘉堂文庫。其中註明，內閣文庫藏本圖缺三十六葉，靜嘉堂文庫缺卷首¹⁰¹。

¹⁰¹ 大塚秀高，《增補中國通俗小說書目》。頁45-46。

孫楷第《中國通俗小說書目》，著錄此書為明刊本。藏日本內閣文庫、靜嘉堂文庫，並有光緒丁酉上海十萬卷樓石印本¹⁰²。

孫氏所言之石印本，除孫氏外，他處極少見此著錄¹⁰³，現今也沒有看到這個刊本，想是流傳不廣。

北京圖書館所藏此書，根據北京圖書館給筆者的回覆，全書四十卷，缺封面、序文，以及卷五至卷九的正文等¹⁰⁴。北京書目文獻點校本，主要依此版本排印，但其中序文（磊道人序），及卷五至卷九的正文，是以內閣文庫及靜嘉堂文庫的版本補入的，而點校本是以排印出版，所以封面（刻書牌記）版畫（點校說明云此書版畫卷各一幅，共四十幅。）全部略去。另每卷的眉批、卷尾的總評，認為價值不是很高，所以也刪略¹⁰⁵。

《七十二朝人物演義》現今所見較為完整的，應是日本內閣文庫及加賀市立圖書館聖藩文庫所藏的刊本。這兩個本子均是四十卷本，半葉九行，行二十字。內封右邊題「李卓吾先生秘本」，左邊「諸名家彙評寫像」，中間上方為「七十二」，正中為「人物演義」。圖均缺三十六葉，且圖的順序：二十一「段干」置二十「王驩」前；三十一「百里」置三十「伊尹」前。正文

¹⁰² 孫楷第，《中國通俗小說書目》。頁130。

¹⁰³ 戴不凡，〈小說中的嫦娥奔月〉，附一幅光緒丁酉上海十萬卷樓石印本《七

十二朝四書人物演義》中之嫦娥奔月圖。《小說見聞錄》。頁5。

¹⁰⁴ 北京圖書館藏本。

¹⁰⁵ 李致忠、袁瑞萍點校，《七十二朝人物演義》。點校說明，頁1、7-8。

與流傳

順序：九「原思」置六「臧文」後；十八「季桓」置二十「王驩」後。前節所述版心標題的情況也相同。尤其在內封上兩者均有「弘文」與「保滋堂印」二鈐，（參見書影一、二。但筆者所見之內閣文庫本是微捲，二鈐無法印出，特此註明。）讓人不禁懷疑兩者同出一源。

內閣本與聖藩本最大的不同應在序文。前面提過內閣本僅磊道人序，而聖藩本有西泠散人及 道人二序。

其次，二者在某些部分可互補，例如：卷四「宰予」頁十三b 最後一行內閣本缺聖藩本存；卷十「澹臺」頁七ab內閣本存聖藩本缺；卷三十四「秦穆」頁五ab內閣本缺聖藩本存；卷三十八「楊子」聖藩本頁二十一ab在四十「太公」前，頁二十二ab在三十二「易牙」一b 後，而內閣本排列依序。至於其他因時代久遠而造成的破損則不列入討論。但有一點特別值得注意：二個本子均未刊印堂名，加上前面的論點，非常可能還有更早的本子，有待查證。

至於內閣文庫所藏刊本的流傳方面：今上海古籍出版社所出版〔古本小說叢刊〕於第十輯收錄此刊本¹⁰⁶。臺灣天一出版

¹⁰⁶ 顧青，〈評《古本小說叢刊》〉（《文學評論》1991年第1期，1991.1。）頁151。

《七十二朝人物演義》，〔古本小說集成〕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出版年月未著錄。）

社出版之《七十二朝人物演義》，雖未註明採何刊本，但與內閣本對照，應也是依內閣本所刊印（參見書影五）¹⁰⁷。這二個本子雖均由內閣本而來，但與內閣本對照之下，其中也有一些差異與問題。

首先，卷六〈臧文〉頁十五ab，天一本與上海古籍本均重覆，而內閣本沒有；卷七〈令尹〉頁一ab，內閣本存，但天一本與上海古籍本均缺頁一a，且頁一b的文字又放在九〈原思〉十七b。雖依內閣本刊印，卻又出現了以上的情況。

另外，天一本在刊印方面，還出現了不少問題。如卷二十〈王驩〉頁二a至五b的頁數排錯；二十七〈子產〉頁八a至九b的頁數排錯；三十四〈秦穆〉頁四a至五b重覆刊印，造成六a至七b缺頁。這是頁數的問題。而天一本是重新刊印的本子，本易造成模糊不清的現象。但天一本針對印不出來的字做了一些補寫，所補之字又經常發生錯誤，造成了讀者更大的困擾。如卷七〈令尹〉頁五b一行末「有些」「有的」、卷十〈澹臺〉頁六a九行末「怒」「恕」、卷十三〈羿〉頁二a行末「處無」「無處」、卷十四〈卞莊〉頁十二b一行「諸」「諸危」、十七〈柳下〉頁十二b一行「不懼」「懼出」。

由各版本對照之下，《七十二朝人物演義》現今較為完整可

¹⁰⁷ 《七十二朝人物演義》，〔明清善本小說叢刊〕初編（台北：天一出版社，1985.5。）

與流傳

用的版本，應是日本內閣文庫及加賀市立圖書館聖藩文庫所藏的刊本。而又因為筆者所用的版本，以加賀市立圖書館聖藩文庫本較為清晰。所以本論文各章中，原書引文以此為主。若有必要，再參照內閣文庫本或是其他。

以上是目前筆者對版本的了解，下面再將上述各版本情況做一簡述（靜嘉堂文庫的藏本，因筆者只見到一小部分。因此，歸入下文一併說明。）

1. 內閣本系統

a 日本內閣文庫藏本

序：磊道人序

圖：缺三十六葉。

順序：段干（二十一）置王驩（二十）前

百里（三十一）置伊尹（三十）前

正文：順序：原思（九）置臧文（六）後

季桓（十八）置王驩（二十）後

缺：<宰予> 頁八ab、頁十三b 未行

<卞莊> 頁二十五ab

<匡章> 頁十八a

<易牙> 頁十二ab、二十一ab

<秦穆> 頁五ab

b 上海古籍出版社

與內閣文庫藏本不同者：缺：<令尹> 頁一a

《七十二朝人物演義》研究

c 臺灣天一出版社

與內閣文庫藏本不同者：缺：〈令尹〉頁一a

〈秦穆〉頁六a 至七b

(因

四a 至五b 重覆)

頁數排錯：〈王驩〉頁二a至五

b

〈子產〉頁八a至

九b

2. 聖藩文庫本

序：西泠散人、道人二序

圖：缺三十六葉。

順序：段干(二十一)置王驩(二十)前

百里(三十一)置伊尹(三十)前

正文：順序：原思(九)置臧文(六)後

季桓(十八)置王驩(二十)後

楊子(三十八)頁二十一ab置太公(四十)

前、頁二十二ab置易牙(三十二)頁一b 後

缺：〈宰予〉頁八ab

〈澹臺〉頁七ab

〈卞莊〉頁二十五ab

〈匡章〉頁十八a

與流傳

< 易牙 > 頁十二ab、二十一ab

3.北京圖書館

內封與序：缺

圖：第三十六葉存

順序：王驩（二十）置段干（二十一）前

伊尹（三十）置百里（三十一）前

正文：順序：（原思、臧文缺）

季桓（十八） 王驩（二十） 段干（二十一）

缺：正文卷五至卷九

< 宰予 > 頁八ab

< 匡章 > 頁十八a

< 易牙 > 頁十二ab、二十一ab

存：< 宰予 > 頁十三b 最後一行

< 澹臺 > 頁七ab

< 卞莊 > 頁二十五ab

< 秦穆 > 頁五ab

4.靜嘉堂文庫

缺：卷首、< 宰予 > 頁八ab < 宰予 > 頁十三b 最後一行、

< 匡章 > 頁十八a < 易牙 > 頁十二ab、二十一ab等。

存：< 令尹 > 頁一ab

< 澹臺 > 頁七ab

< 卞莊 > 頁二十五ab

< 秦穆 > 頁五ab

靜嘉堂本，因為缺卷首，而本書正文處又沒有標卷數。因此，造成現今藏本順序混亂。

伊尹 (30)	百里 (31)	易牙 (32)	
伯夷 (16)	柳下 (17)	季桓 (18)	管仲 (19)
羿 (13)	卞莊 (14)	史魚 (15)	
孫叔 (37)	楊子 (38)	晉人 (39)	太公 (40)
孔文 (5)	臧文 (6)	令尹 (7)	微生 (8)
原思 (9)	澹臺 (10)	閔子 (11)	葉公 (12)
子產 (27)	逢蒙 (28)	匡章 (29)	
王驩 (20)	段干 (21)	墨氏 (22)	陳仲 (23)
公輸 (24)	師曠 (25)	淳于 (26)	
奕秋 (33)	秦穆 (34)	王豹 (35)	華周 (36)

由以上，靜嘉堂文庫藏本分為十冊，存三十六卷。

5. 石印本

孫楷第《中國通俗小說書目》著錄，筆者未見。

第三節 插圖的設計與成就

《七十二朝人物演義》是一本附有精美插圖的作品。一般所謂「圖文並茂」，常是對有插圖的書籍的美稱。而「看圖識

與流傳

字」更說明了插圖對教育的作用¹⁰⁸。可見將內容形象化的插圖與作品有相得益彰的效果，也帶有另一種閱讀趣味。本節針對插圖部分做一論述。

一、小說與插圖

小說有插圖幾乎是有通俗小說時就有的一種習慣。因為是以木板雕刻，所以常歸入版畫討論¹⁰⁹。版畫在我國的發展，最有特色與成就的，當是明代的版畫。而其中又以萬曆和天啟（1573-1627）這五十五年的版畫最為成熟與精美¹¹⁰。

明代版畫興盛之因，吳哲夫認為有以下三點：一是雕版印刷術發展的必然結果。二是繁榮安定的社會環境。三是通俗書

¹⁰⁸ 鄭振鐸，〈中國古代版畫叢刊總序〉，程大約編撰（明），《程氏墨苑》，

〔中國古代版畫叢刊〕二編第六輯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4.10第1版

第1次印刷。）頁1-2。

¹⁰⁹ 胡萬川，〈傳統小說的版畫插圖〉（《中外文學》第16卷第12期，1988.5。）

頁28-29。

¹¹⁰ 潘元石撰述，〈中國版畫藝術的發展途徑〉，《中國傳統版畫藝術特展》

（台北：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，1983.12。）頁11。

刊的廣為流行¹¹¹。除此之外，為統治者服務而刻的官刻本，與宣揚私人著作的家刻本的盛行¹¹²。以及明地方官吏到任時，有先刊板當地先哲著作，至任滿返京，以所刻之書，裹以巾帕，贈送高官的風氣¹¹³，這些均對明代版畫興盛有影響。

明人的雕版印刷術在前人的基礎上，發展愈趨進步，自然有好的結果。而社會的繁榮與富裕，人們較有閒暇與經濟能力去欣賞或購買印刷品。加上通俗文學小說與戲曲受到大眾的喜愛與肯定，使通俗文學走向大眾化。社會有此需求，則商人也會想辦法吸引讀者。種種原因均促進了明代版畫蓬勃的發展。而且，版畫除了雕刻技術的要求外，明末有許多有名的畫家，積極參與版畫的工作，也使得版畫倍受重視。如：陳洪綬（老蓮）、汪耕、丁雲鵬等著名畫家，也為版畫作稿¹¹⁴。而又因「戲

¹¹¹ 吳哲夫，〈明代版畫的發展與特色〉，潘元石主編，《明代版畫藝術圖書

特展專輯》（台北：國立中央圖書館，1989.12。）頁249-251。

¹¹² 杜信孚，〈自序〉、〈明代版刻淺談〉，杜信孚纂輯，《明代版刻綜錄》

（揚州：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，1983.5第1版。）頁3b、5b。

¹¹³ 屈萬里、昌彼得著，潘美月增訂，《圖書板本學要略》（台北：中國文化

大學出版部，1986.10增訂版。）頁59。

¹¹⁴ 張海鵬、王廷元主編，《徽商研究》（合肥：安徽人民出版社，1995.12第1

版第1次印刷。）頁542。

與流傳

曲小說的版畫插圖都以人物為主題，其他書籍的插圖也以人物居多，故被邀請的畫家，以擅長人物者居多。」¹¹⁵ 名家的畫作加上好的刻工，使得版畫的價值更為提升。

另在刻書的地區，除了「金陵、杭州在刻書方面早有名氣」¹¹⁶之外，此時徽州刻書也非常興盛，徽派版畫也有很高的成就。周蕪《徽派版畫史論集》提到徽派版畫的特殊性在於其：「細密纖巧，富麗精工，典雅靜穆，有文人書卷氣，也有民間雅拙味，可以作文人的案頭讀物，也可以為村婦俗童所理解，真是雅俗共賞。」¹¹⁷而它同時具有傳統版畫的基本特色，即「注重線描，突出人物，構圖飽滿，不留空白，注意裝飾效果，一筆不苟，講究詩情畫意，情景交融等等。」¹¹⁸此徽派的風格正符合了明末對文學藝術崇尚清麗高雅、細緻纖秀的潮流，所以受到極高的評價¹¹⁹。

二、插圖與本書

¹¹⁵ 林柏亭，〈明代刻本與明代畫家的參與〉，潘元石主編，《明代版畫藝術

圖書特展專輯》。頁265。

¹¹⁶ 林柏亭，〈明代刻本與明代畫家的參與〉。頁263。

¹¹⁷ 周蕪編著，《徽派版畫史論集》。頁13。

¹¹⁸ 周蕪編著，《徽派版畫史論集》。頁13。

¹¹⁹ 林柏亭，〈明代刻本與明代畫家的參與〉。頁263。

《七十二朝人物演義》研究

《七十二朝人物演義》共有圖四十葉，每葉又分一正一副，前一幅為此篇主要敘事內容，後一幅則選一代表物作描繪。四十葉八十幅圖中，六幅圖上有畫家與刻工題記，分別是畫家：陸武清（季桓），刻工：項南洲（楚國、季桓、百里）、洪聞遠（子路、繆公）、項仲華（閔子）（參見前文）。

首先，繪圖者畫家陸武清：畫史沒有他的傳記，他是杭州畫家中一位頗有才氣的畫家，其繪圖風格，受到陳洪綬的影響，「大類老蓮遺風，其秀麗處有過之而無不及。」¹²⁰

鐫刻者：項南洲、洪聞遠、項仲華。項南洲即項仲華，洪聞遠即洪國良，皆為雕刻名家。項南洲所鐫刻的插圖，大都是在武林（杭州）。因此，本書刻於武林（杭州）的可能性很高¹²¹。

¹²⁰ 周蕪編著，《徽派版畫史論集》。頁72。

周蕪編著，《中國古代版畫百圖》（台北：蘭亭書店，1986.9初版。）頁171，

（明）燕子箋插圖。周蕪按語：「圖出《懷遠堂批點燕子箋》二卷。明阮

大鍼撰。陸武清繪。項南洲刻。明崇禎間刊本。畫家陸武清，畫史無

傳，尚繪有《七十二朝四書人物演義》插圖，是項南洲、洪國良同刻，圖

頗精美，是杭州畫家中一位有才氣的畫家。」

¹²¹ 周蕪編著，《徽派版畫史論集》。頁72。

周蕪編著，《中國古代版畫百圖》。頁171。

與流傳

除了這兩人，李福清另外提到了「汪成甫」，李氏云：洪國良「曾與項南洲及汪成甫同刻《七十二朝四書人物演義》」¹²²。雖然，汪成甫也是當時雕刻名家，不過，本書插圖中並未見其題名，不知他所據為何。而項南洲雖大都在武林鑄刻，但他也極受徽派的薰陶，因此也可稱其為「准徽派」¹²³。這部作品請了當時非常有名氣的畫家與刻工，也可見對這部作品的重視。

本書插圖的鏤刻是屬於「陽刻」(參見書影六)。陽刻就好像中國繪畫上的線描，每一筆均清楚周到¹²⁴。尤其在講究纖細精美的徽派刻法，更看出刻工高超的運刀技巧。其次，前面提過本書附圖在前一幅是本篇主要內容，後一幅是以本篇一事物為代表。因此，前一幅大體上說極符合前面所提徽派構圖法，但後一幅因為只有一物，所以留有較多空白。且以前一幅而言，所繪與小說故事情節有著密切關係，起輔助說明小說內容的作用外，還強調了視覺效果，以「畫中有戲」的生動活潑來吸引讀者¹²⁵。再次，畫上除了畫作、署名外，還有題款。各葉前一

¹²² 李福清，《李福清論中國古典小說》(台北：洪葉文化事業公司，1997.6初版1刷。)頁165。

¹²³ 周蕪編著，《徽派版畫史論集》。頁12。

¹²⁴ 汪澄，〈從水滸傳木版畫看明代版畫的成就〉(《藝術家》第17號，1976.10。)頁140。

¹²⁵ 莊伯和，〈明代小說繡像版畫所反映的審美意識〉，潘元石主編，

幅常是引用內容中的詩句，後一幅則是選擇一項本篇的代表事物。如：〈子路〉前一幅圖上題「一片義聲天地動 三分俠氣姓名香」，後一幅則題「瑟」(參見書影六)。〈葉公〉前一幅題「真龍顯現好還無」，後一幅題「燭奴」。〈季桓〉前一幅題「驪宮高處入青雲 慢舞緩歌真難罷」，後一幅題「斷雲野鶴」。另在寫法上也做了草書、篆書、楷書等的變化。

以上種種，看出本書在插圖的表現上是很出色的。有文人可欣賞的藝術之美，也以有趣又簡單的方式，使一般人也能受其吸引。所以，在插圖如此特殊的角度下，周蕪會認為本書：「作為演義，沒有什麼獨特之處，插圖卻別具一格。」¹²⁶當然，本書插圖也非毫無缺點。為使圖中各細節均能清楚呈現，就不講求透視法—即距離越遠，所看見的東西應該就越小¹²⁷。但這或許也只能「用歷史發展的眼光來看待」吧¹²⁸。

《明代

版畫藝術圖書特展專輯》。頁269。

¹²⁶ 周蕪編著，《徽派版畫史論集》。頁72。

¹²⁷ 陳兆復，《中國畫研究》(台北：丹青圖書公司，1986.3台1版。)頁24。

¹²⁸ 錢伯城，〈孔聖家語圖跋〉，吳嘉謨集校(明)，《孔聖家語圖》，〔中國古代版畫叢刊〕二編第三輯(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4.10第1版第1次印刷。)頁1。

與流傳

除了以上的論點外，在本章結束之前，還要對序者與評者等做一交待。

本書以現存版本歸納，共有三篇序文。序文末各署「磊道人」、「道人」、「西泠散人」，均未署真實姓名。而篇末總評、又評也均無署名。因此，序者與評者不詳。不過，由所取名號推測，序者思想上偏向出世修行的成分居多。

本書總評、又評是置於篇末的。關於序、評、眉批等所作的詮釋，一般說來，序是出現在正文之前，與回前總評的作用相似，有引導讀者閱讀方向、點明全文精神的作用。眉批則常針對敘事情節與其中特定的事件做分析。而回末總評則表示評者受到了全文的啟發¹²⁹。

在本書四十回的眉批中，以第四十回用命理術語來解釋人物遭遇最為特殊。（如：「妻妾宮」、「月德福星入命」、「主星必犯羅計」、「田宅宮」等。）其他均是直接而簡單地抒發批者對情節、人物行為的看法。至於總評、又評則大都是本篇主旨的引申。也因此，點校本才會認為價值不高而在排印時刪去（見

¹²⁹ 單德興，〈試論小說評點與美學反應理論〉（《中外文學》第20卷第3期，

1991.8。）頁74。楊義，《中國敘事學》（嘉義大林：南華管理學院，1998.6。）

頁452。

《七十二朝人物演義》研究

上文)。

因為本論文的重點不在評點，因此未立專章討論，僅在此做簡單交待。

篇名出處表：（篇名依聖藩文庫本）

篇名	篇名出處
1. < 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 >	《大學·釋治國平天下》

與流傳

2. < 子路問強 >	《中庸》第十章
3. < 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繯綫之中 非其罪也 >	《論語．公冶長》
4. < 宰予晝寢 >	《論語．公冶長》
5. < 孔文何以謂之文也 >	《論語．公冶長》
6. < 臧文仲居蔡 >	《論語．公冶長》
7. < 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 >	《論語．公冶長》
8. < 孰謂微生高直 >	《論語．公冶長》
9. < 原思為之宰與之粟九百辭 >	《論語．雍也》
10. < 有澹臺滅明者 >	《論語．雍也》
11. < 孝哉閔子騫 >	《論語．先進》
12. < 葉公問政 >	《論語．子路》
13. < 羿善射 >	《論語．憲問》
14. < 卞莊子之勇 >	《論語．憲問》
15. < 直哉史魚 >	《論語．衛靈公》
16. < 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 >	《論語．季氏》
17. < 柳下惠為士師 >	《論語．微子》
18. <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 >	《論語．微子》
19. < 管仲以其君霸 >	《孟子．公孫丑上》
20. < 王驩朝暮見 >	《孟子．公孫丑下》
21. < 段干木踰垣而避之 >	《孟子．滕文公下》
22. < 墨氏兼愛 >	《孟子．滕文公下》
23. < 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 >	《孟子．滕文公下》

《七十二朝人物演義》研究

24. < 公輸子之巧 >	《孟子·離婁上》
25. < 師曠之聰 >	《孟子·離婁上》
26. < 淳于髡曰 >	《孟子·離婁上》
27. < 子產聽鄭國之政 >	《孟子·離婁下》
28. < 逢蒙學射於羿 >	《孟子·離婁下》
29. < 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 >	《孟子·離婁下》
30. < 伊尹相湯 >	《孟子·萬章上》
31. < 百里奚自鬻於秦 >	《孟子·萬章上》
32. < 易牙先得我口之所嗜也 >	《孟子·告子上》
33. < 奕秋通國之善奕者也 >	《孟子·告子上》
34. < 秦穆公用之而霸 >	《孟子·告子下》
35. < 王豹處於淇 >	《孟子·告子下》
36. < 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 >	《孟子·告子下》
37. < 孫叔敖舉於海 >	《孟子·告子下》
38. < 楊子取為我 >	《孟子·盡心上》
39. < 晉人有馮婦者 >	《孟子·盡心下》
40. < 若太公望 >	《孟子·盡心下》